

网络恐怖精品

精选另类恐怖短篇大集成



谁在敲你的门

SHUIZAIQIAONIDEMEN



阅读此书后果自负：(

编著 徐欣
青海人民出版社

2247.50
32

网络恐怖精品

102253

敲
在
敲
你的
的
门



徐欣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在敲你的门:网络恐怖精品/徐欣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

ISBN 7-228-08095-1

I. 谁… II. 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G2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264 号

谁在敲你的门——网络恐怖精品 徐欣 编

出 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印 刷:星光印刷厂
版 次: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字 数:220千字
定 价:23.80元



- 午夜凶宅/1
与吸血鬼共舞/10
你早已经死了/16
回 魂/19
太平间守望者/27
我可以爱你吗? /40
黑暗介入/61
停尸房/70
电 梯/77
明天如何联络/80
一个法警在异乡客栈的一夜/85
晚归,不要和陌生人说话/93
网络画皮记/96
谁在敲你的门/101
死亡天使/106
忆故人/111
亡 灵/118
水 饺/125
宿舍夜半惊魂/134



- 主楼的哭声/141
上 路/145
神秘的房客/150
神秘的眼睛/159
目露凶光/162
雨夜追魂/178
被鬼喜欢,你想过吗? /186
幽灵人间/189
幽灵怪车/197
两滴血/203
停尸间里的歌声/216
照片上的女人/222
豪宅鬼影/230
倒着的女鬼/245
眼 睛/248



午夜凶宅

白领公寓 D 座 1702 室。

房产中介用钥匙打开门，对小竹说：“小姐，你进去看看吧。”

“你不一起进来吗？”

“不了，这房子阴气太重，我这把老骨头可受不了。”

小竹笑笑，心想这房产中介也太迷信了，便独自进去看房。像明亮的大厅，舒服的卧室，卫生间和厨房都很整洁，站在露台上还可以欣赏到很美的风景呢。小竹对这套房满意极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好的房子每月只收 400 元租金。

“大叔，这套房真的每月只收 400 元租金吗？”小竹问站在门外的房产中介。

那房产中介犹豫了片刻，还是说了：“小姐，不瞒你说，这屋里死过人的。”

“哦？死的是什么人？”

“一个三流的女明星，叫范丽莎。半年前，她从这套房的露台跳了下去，这可是 17 层呀，当场就摔死了。”



“她为什么要跳楼呢？”

“警方分析是为情自杀。据说她死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手臂高举直指她家的露台，样子极为恐怖。她死后也有人搬来这里住，可都住不长，他们说这屋子不干净，半夜闹鬼。后来这套房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敢住在这里了。”

“所以它的租金才这么便宜？”

“是啊小姐，你一个单身女孩，考虑清楚再决定要不要租这套房吧。”

“不用考虑了。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存在。即使有鬼，我没做过亏心事也就用不着害怕。而且我刚刚工作，薪水不高，租不起更贵的房子。我觉得这套房子挺好的，犯不着因为一些传闻就吓得放弃它。”

“既然如此，愿神保佑你，小姐。”房产中介对着小竹双手合十做个祈祷，转身离开了。

小竹当晚就搬进了白领公寓 D 座 1702 室。她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两只旅行袋。一只装些衣物用品，另一只塞满了 CD 和书。她提着两只旅行袋就搬了家。忙碌了一天，小竹陷在柔软的大床里，很快睡着了。

早上七点，闹铃声将小竹唤醒。昨夜做了个怪梦，梦见自己穿着别人的衣服不停地跳舞。小竹从床上爬起来，哎哟，一双腿又酸又疼，好像真的跳了一夜舞似的。她不禁觉得好笑，一定是昨天走了太多路的缘故。可是当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所穿的衣服时，立即目瞪口呆，手中的杯子落在地上摔成粉碎。天啊，她的身上居然穿着梦中的那件蓝旗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的衣



服？它从何而来？它怎么会在自己身上？明明穿着睡衣入睡，怎么醒来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这件蓝旗袍？几百个疑问在小竹脑中纠缠，然而没有一个能找出答案。她三下两下脱掉蓝旗袍，丢得远远的。

带着一堆无法解释的问题，小竹匆匆赶到了外贸公司上班。一整天，差不多每个见到她的人都会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同事 Jacy 更惊讶地问她脸色怎么那么差，居然猜测她失恋了。小竹哭笑不得，难道告诉人家自己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身上穿着件来历不明的蓝旗袍吗？谁会相信？人家一定会以为她疯了，说不定连工作都保不住。不能说，说了于事无补，这件事只有靠自己解决。难道真如房产中介所说这套房里闹鬼？没理由啊。在科学这么发达的现代怎么可能还有人相信闹鬼这种事。可是，要怎样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呢？要搬出白领公寓 1702 室吗？不！自己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被打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拿定主意，小竹恢复了平静，她决心要勇敢地面对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

在王菲的歌声里，小竹吃过晚餐，又在浴缸里泡了个舒服的泡泡浴。她的身体在水中舒展，疲劳一扫而光，连头脑里那些烦人的问题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突然间，所有的灯同时熄灭，客厅里王菲的歌声也嘎然而止。片刻，唱片机再次转动起来，传出的却是一对男女的对话。

女：“你说过你爱我的！”

男：“我当然爱你，我的宝贝。”

女：“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你答应过要娶我的，



难道你忘了吗？”

男：“我那个黄脸婆死活不肯离婚，还用儿子的命来要挟我，说我要和她离婚她就杀了儿子然后自杀。她还找人跟踪我，说一旦找出狐狸精绝不轻易放过。你知道，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以后我不能常来了，万一让她找到这里就惨了。”

女：“那么说我们没有未来了？”

男：“丽莎，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

女：“不能和你在一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江伟，你真的爱我吗？你肯和我一起死吗？”

男：“好，既然我们活着不能厮守，不如到阴间作一对快活的鬼夫妻吧。”

女：“现在我们就从这露台跳下去吧，到阴间作一对快活的鬼夫妻。”

男：“你先跳，我随后就来。”

女：“江伟，我等着你。”

最后是一声沉闷的坠地声，只有一声。

小竹在身上裹了条浴巾，缓缓走出卫生间。虽然她一再给自己打气让自己勇敢些，但是在这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黑暗中听着如此诡异的对话，她怎么可能不恐惧呢？小竹也不过是个年轻的女孩子而已。

客厅里唱片机红色的指示灯还在闪烁，小竹按下stop键又拔掉插头可它仍然闪个不停，仿佛一只怪异的眼睛对着她一眨一眨。一阵冷风从窗口袭来，小竹身上的浴巾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拉扯着，越裹越紧，越裹越紧，几乎令她窒息。小竹拼命想摆脱浴巾，可是对方的力气太大了，她的挣扎只是徒劳。无意中小竹摸到了桌子上的剪刀，她立刻握在手里，往浴巾的下摆剪去。一下、两下、三下，有液体从破碎的浴巾流出，顺着她的



身体淌到地板上，房间里充斥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难道浴巾在流血？小竹跑到卫生间，打开花洒想冲掉身上粘着的液体，谁料，花洒中喷出的并非清水，而是同样粘稠血腥的液体。小竹尖叫着丢开花洒，使劲用毛巾擦拭身体。却听“嘭”的一声，卫生间的门自己关上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门仍死死地关着。黑暗中，整个世界都静悄悄的，只听见她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剧烈的心跳声。莫大的恐惧啃噬着她的心，几乎令她疯狂，她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只冰冷的手轻轻抚过她的脸，牵起她的手。门开了，小竹被那只手领到了露台边，一个温柔的女声在她耳边说：“跳下去吧，不要让我等太久。”说完，那只手猛地一拉，小竹的身体已探出露台，摇摇欲坠。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记忆的碎片在她脑中闪现，房产中介的话，还有刚才那诡异的男女对话，难道这就是范丽莎的死因？那个叫江伟的男人欺骗了她，他并没有跳楼。于是范丽莎的魂魄夜夜游荡于此等待她的情人兑现诺言？小竹体内潜伏的理智战胜了思维的混乱，她用手死死抓住栏杆，想拽回自己。那女声放肆地大笑，更加用力向下拽她。小竹知道自己的力气远远不及对方，这样下去自己必定会跌落楼下。现在惟有试着与她对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范丽莎，我知道你死不瞑目，但是你不能这样随便害人，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你怎么忘了？你答应过要和我作一对快活的鬼夫妻，难道你反悔了吗？”

“你看清楚，我根本不是你要等的人，我和你素昧平生。你不要一直拉着我！”

“你不是江伟？那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现在是我租了这套房住在这



里。”

“什么？已经半年了？那江伟去了哪里？”

“我怎么会知道他去了哪里。你先放开我好不好？”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范丽莎渐渐松开了小竹，小竹滚到地上，喘着粗气。

范丽莎轻轻啜泣。小竹：“范丽莎，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可这不是属于你的世界，你还是离开吧。”

“不！我不离开！我要等我的江伟，他答应我要

“你醒醒吧，他如果想陪你死半年前就跳楼了，事实很明显他骗了你。”

“你骗人！我不相信！江伟，你在哪里？我等你等得好苦。我夜夜在这里想着你，等着你，你怎么忍心见我孤伶伶一个游魂在这片伤心地徘徊？”

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小竹已是泪流满面了。“范丽莎，不要再难过了，这样一个负心人不值得你为他哭泣。去你该去的地方吧。如果需要我做什么，请不要客气。”

“谢谢你。我只想再见江伟一面，想听他亲口说出真相，一定要他亲口对我讲我才相信，否则我心有牵绊，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他晚上一般都在酒吧。至于他的样子，你在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可以找到我跟他的合影。拜托你，我一定要见到他。”

“好！我尽力而为。”

“抱歉我曾那样对待你。”

一阵冷风“嗖”地向窗口飞出。房间里的灯立刻全亮了起来。小竹疲惫地滑坐在地板上。这一晚发生了那么多难以置信的事，要不是这周身的鲜血，自己也会以为只是做了个荒诞的梦。原来这世上有那么多自己不了



解的东西，原先因为不懂所以当作不存在，事实上人类对宇宙万物的秘密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小竹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江伟。他属于那种很容易从人群中认出的人，不仅由于他身材高大威武，还因为他的身边永远围绕着三五个性感女郎。小竹没费什么力气就认识了江伟。她只不过在他面前展露了一下修长的美腿，江伟就迫不及待上前搭讪了。

“小姐一个人？”小竹点点头。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伟，是个导演。小姐可曾看过我拍的电影？”小竹微笑着摇摇头。

“啊，没关系。我现在正准备拍一部青春偶像剧，女主角的人选还没定。今天我在这里一看见小姐就觉得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女主角吗？怎么样，小姐有没有兴趣拍电影呀？”

小竹心想他不知用这个诱惑骗了多少女孩子，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不妨顺水推舟。小竹故作惊喜状，“你说的是真的，大导演？”

“当然是真的！这部电影一上映，保准你成为当红的大明星！”江伟拍着胸脯保证。

小竹看见他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就恶心，但为了把戏做完，还得装成一副陶醉相。“那我该怎么报答你呀？”

“这个，谈什么报答不报答的，相逢就是有缘人嘛。”说着，一只手已经摸上小竹的大腿。

汽车驶人白领公寓。江伟有点紧张地问：“你住在这里？”

“是啊，有什么不妥吗？”

“啊，没有，没有。”

半年后，江伟再一次踏入了白领公寓 D 座的电梯。小竹按下 17 层的按钮。



“怎么你也住17层？”江伟的头上冷汗直冒。

“我住1702室，怎么了？看你出这么多汗。”小竹用纸巾擦擦他的脸。“你要是不舒服就改天再来？”

“我没事，只是觉得太巧了，你居然也住这里。”果然色胆包天！

“哦？你原来的女朋友也住这里吗？”小竹把门打开，二人进屋。江伟上前就要吻小竹。小竹推开他，“我听说半年前这里有个叫范丽莎的女明星跳楼自杀了，难不成她也是你的女朋友？”

“谈不上女朋友，不过是交往过一阵子罢了。说实话她这个人很难缠，我跟她玩玩而已，她居然要我离婚娶她。笑话！我江伟纵横江湖二十年岂能栽在一个女人手里？我敷衍她说要跳楼，她还真跳下去了，你说是不是傻得可以？”说完他还忍不住哈哈大笑，好像说了件多么可笑的事一样。

“她死了，你不后悔吗？”

“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我正好甩掉一个大麻烦。不过，她的身材真是一级棒，死了倒有点可惜。”

“江伟，枉我对你一片痴情！你既然对我并非真心，又何苦骗我？”

只见一件蓝旗袍徐徐飘至江伟面前。蓝旗袍裹着玲珑有致的身体，那是江伟再熟悉不过的死去的范丽莎的身体。可是眼前却看不见头，看不见腿，只见空气中飘来一件玲珑有致的蓝旗袍。

江伟面无血色，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问：“你、你是谁？别、别、别吓我！”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那这件蓝旗袍你记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穿的衣服，也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你说过我穿着它特别美。你全都忘了吗？”

“你、你、你不是死了吗？”

“是啊，我死了。我说过我等着你，可你……事到如今，我也并不恨你，怨只怨我当初有眼无珠，痴心错付。你我之间这笔红尘错帐就此了断。现在我对人世间已无半点留恋，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永别了。”随着一声哀怨无奈的叹息，蓝旗袍在瞬间化为飞灰。

江伟眼神凝滞。片刻，突然狂笑，大步奔下楼梯。

两天后。小竹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看着《每日新闻》。在报纸第三版的右下角有这样一则消息：“曾导演过《江湖大佬》等电影的三十八岁的导演江伟于日前突然发疯，原因不明。”

小竹在白领公寓 D 座 1702 室住了下去。一切都很平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与吸血鬼共舞

她默默地站在舞厅的一角，专注地看着舞池里摆动身躯的人们，强劲的音乐和男女们叫喊声、疯笑声，没有让她心烦意乱。

她觉得有些无聊。

今天是朱珠的生日；今晚朱珠包下这个舞厅开派对；现在全场的人均达到最高的兴奋点，只除了她这个无聊又孤单的旁观者。

“喂，你好！”一个低沉的男声在耳边响起。

她本能地侧侧头，想要避开这么贴近的声音。然而，她惊讶地发现，声音的主人并没有凑近她。借着闪烁的灯光，她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形离她不远不近地站着。如果不是那双含着笑的眼睛看着她，她几乎以为刚才那句话只是刹那的幻觉。

“你好！”她小心翼翼。

“和我跳支舞，好吗？”他问。

“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她答。

他向她跨近一步。伸出手，手心向上，说，“来吧！我可以教你。”

不由自主地，她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他的手冰凉冰凉。

“你的手很冷。”男子说。



她诧异地看看他；他笑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森森的牙。

踏入舞池时，音乐瞬间舒缓下来。他把手放在她腰间；她的心忽紧忽慢地跳。被陌生男子冰凉的手紧握的她，没有丝毫生疏地，默契地配合他的脚步；也许混迹在偌大的跳舞的人群中，他们只是普通的，不起眼的一对舞伴。

缓缓地，缓缓地，他们愈来愈贴近。

“你很会跳舞。”他说，语气无丝毫惊异或是赞叹。

“我只是顺着你的脚步罢了。”

他轻笑，唇似乎贴在她耳边；她觉得耳朵有些麻痒。

音乐愈来愈温柔，她的心也随之愈来愈软弱，她索性将头靠在他肩上。他们就这么沉默着，他们就这么舞着。

似乎快睡着了，她感觉他停下脚步。懒洋洋地抬起头，她发现他们竟不在舞厅中。眼前是一片空地，除去夜空是熟悉的，所有的一切包括面前仍紧握她手的男人是陌生的。

他低头注视她：无懈可击的美丽的脸庞，在月光下显得很苍白。

他希望这苍白是由于害怕。可面对那样一双清澈的眼睛，没有半点胆怯和回避的眼睛，他知道她不害怕。在她镇定的注视下，他有点不知所措。

他熟悉尖叫，流泪或是晕倒，他能妥善处理尖叫，流泪或是晕倒。这是他第一次不知如何开始，因为这是惟一让他觉得希望能够实现的一次。

“你是谁？”她问，语调平稳。

“我非人类一族。”他答，声音略略发颤。



“这我已猜到，那你又是哪一族？”

“我是吸血鬼。”说完，他放开她的手，退后一步。他担心她会害怕。

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忽然，她笑了：“是吗？你是吸血鬼！为什么带我来此地？”她顿一顿，又说，“是否跳舞久了，有些肚饿？”

他放心地笑了，说，“你竟不害怕。”

“既然已被你拐到这里，害怕亦是无用。”

“你真是个古怪的人。你叫什么？”

“你便叫我‘古怪的人’无妨。”

“我们终究还是有隔膜的。”他叹息。

“怎么说？”

“也许你可以实现我的愿望。”他答非所问。

“愿望？”她好奇地看着他。

“是的。请细细听我说：人类一直害怕吸血鬼是由于吸血鬼会危害到人的生命、生活。然而，正如人类中坏人会危及好人的生命、生活一样，危害你们的只是吸血鬼中邪恶的一类。而想与人类交好的吸血鬼，因此也背负上邪恶的名声。这让很多吸血鬼们痛苦，我便是其中之一。”

“难道你们不用吸血仍能生存？”

“我们有我们的生存之道，它不会妨碍人类。”

她点点头，问“我又能达成你的什么愿望呢？”

“我一直希望能和人类女子共舞一曲。”

“我们不是已经跳了很多支舞吗？”

“我希望……”他有些羞涩，“我希望我能用本来面目与你共舞一曲。”

“本来面目？”她盯着他英俊的脸。

“我因为害怕吓住你们，所以伪装成你们的模样。”